

致Ilsa

——赠摩洛哥女郎

■ 练 炼

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，
在我到达菲斯古城大门时，
出现了你，
你像飘飘的仙女一样，
突然飘到了我的眼前，
那样热情，那样妩媚，
没有迟疑，没有慌张，
只有一点点少女的羞涩，
没有早一步，
也没有晚一步，
恰恰在我下车的时候，
你径直走向了我，
走到了我的面前，
伸出了热情的手，
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五百年。
你说，如何让你遇见我，
在你最美丽动人的时刻，
于是你把自己化作一棵树，
长在我必经的菲斯古城大门旁，
地中海的温暖阳光下，
你一树繁花，芬芳四溢，
向着古老的东方，悄然绽放。

我仿佛是一片疲惫的归帆，
千里万里，跋山涉水，
摇摇晃晃，不紧不慢，
划向了你高张的臂弯，
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，
原来是你在地中海岸边，
一声一声的呼唤。
你轻声地对我说，
嘿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吗！
是的，千里万里，
我走到这里，
只为等候你。
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，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
你用英语热情地问候我，
问候一个饱经沧桑的，
来自东方大国的诗人。
你告诉我你叫Ilsa，
和《北非谍影》，
电影里的女主角名字一样，
你来自美丽的卡萨布兰卡。
地中海的风，大西洋的浪，
裹着菲斯古城香料的馨香，
合着你青春曼妙，
沁人心脾的体香，
从你的身上漫过我的眼前，
令人神清气爽，醉意陶然。

忽然间，忽然间，
你像天使像白云降落人间，
你从光影中，从斑斓里，
带着摩洛哥的特有的香甜，
大大方方降落在我的眼前。
伊尔莎啊，伊尔莎，
上帝的女儿，人间的天使，
美丽无比的摩洛哥女郎，
灿烂辉煌的摩洛哥之花，
霎时开放在我的心坎上。

我们的四目相对，
在原地久久凝望，
目光在地中海的波光里流转，
海风将你的金发飘散，
半掩去你酡红的脸庞，
你美得像天仙一样，
此时此刻我想到了，
《诗经·卫风》里的经典语句，
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
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
螓首蛾眉，
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

是的，你那蔚蓝色的眼睛，
比太阳更明亮，
照耀在我的心上，
比地中海的风更轻盈，
轻拂过我的脸庞。
眼神流转间，

甘露絮语

秋蝉声处，流光碎

■ 刘 勃

白露已过，秋分刚至。一场暴雨过后，清晨五时的宁静被彻底打破——秋蝉醒了。

那蝉声，不是夏蝉那般拖着长调、与烈日抗衡的“知了——”而是一片激越、嘹亮、富有节奏的“秋——哇”声。它们仿佛在赶一场生命的集会，从黎明唱到黄昏，阳光愈烈，歌声愈盛。即便夕阳西下，也要追着最后一缕光，掀起一日中的第二次热潮。这声音如同一张无形的网，网住了天地，也网住了我的清梦。

起初，我是厌烦的。但闲来无事，心生好奇，便去查了它们的来历，这一查，竟生出了几分敬意。

原来，蝉有夏蝉与秋蝉之分。我们此时听到的，是生命更为急促的秋蝉。然而，无论夏秋，它们都走着同一条壮烈而悲情的生命轨迹。我们听到的喧嚣，全是雄蝉求偶的绝唱。它们振动腹部的鼓膜，耗尽全力发出鸣叫，只为吸引雌蝉。一旦交配完成，便油尽灯枯，生命戛然而止。雌蝉产卵后，亦因身体结构受损，数日内随之而去，只空留一副躯壳，悬挂于枝头，随秋风摇曳，如同生命最后的助葬。

而那新生的幼卵，则潜入地下，在漫长的黑暗与孤寂中，吸食树根汁液，蛰伏短则三五年，长则十余年。它们用数年乃至十数年的隐忍，换取破土而出后，短短十几天、二十天的飞翔与歌唱。

我们总能在水边找到那份宁静与安详，去抚平内心的褶皱。

人生的旅途，从襁褓开始，由父母扶着去找寻一个个路标，再由我们自己去走每一条道路，不管是高山、湖泊还是森林、沙漠，我们循迹而行，去探寻古色的城堡和彩色的花园。想起了一起玩泥人和弹珠的发小，一起奋斗过睡在上铺的兄弟，那些岁月的美好，却被时间带走了，只能在回忆里一遍遍打捞，细想起来如童话般，存在记忆里，只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也许，到了一定年纪，旅途不再是远行，回到最初生养的地方更是一次情感的共鸣。

如今又是秋天了，还是那个色彩斑斓，温暖肆意的秋。我循着秋的足迹，回到熟悉的家乡，抬头看见村头挂着熟透的柿子，一眼望去满是金黄色的稻浪，更有沁人心脾的桂花飘香。

这个时候，一定要尝尝自家种的甘蔗，父亲从地里把甘蔗砍回来，我们便亲手削皮，先捋掉叶子，再用刀从梢至根，“唰”地一下，皮就落了下来，这个季节甘蔗水分比较多，有一股清脆甘甜。偶尔也会去田间走走，田埂已从原来的一尺来宽拓成两米左右的机耕道，小时候经常从田埂上滚到田里，现在不会了，田地都流转给了种植大户，自家早已不种了，但每到这个季节，还是会想起从前收稻子的热闹，只是一切都停留在记忆里。待了大半天，也该返程了，父母总是忙不迭地给我们装这装那，一些应季的蔬菜，小白菜、萝卜菜、刀豆、韭菜等，每次都装很多，尤其是快下季的辣椒，肉厚但长得比较小，吃起来辣味中透着一股清甜，我总是多拿些；还有红薯、芋头，拿着小麻袋往车上装，总是怕拿少了，这都是父母满满的爱。

层林尽染，远山裹上暖色，旅途也在温暖中不断延伸。当把所有景色和阅历都揽入怀抱的时候，有不经意的邂逅，有恒远的情感，遇见的时候，自然花自开两瓣、绵绵流长。不要害怕未知的旅程，去走一走，慢慢品味，兴许更能体会到旅途中的自在、旷达与淡泊。

人眼穷，一排排立着，风吹过来，竹浪沙沙，窸窣而动，富有韵律而又随性；地上的新笋破土而出，有的头上还戴着小“斗笠”，有的已长成鲜嫩欲滴的鹅黄绿竹叶，旁边顶开的土还依稀可见，与苍翠的老竹形成层次丰富的竹海。再往上登，就看见了黄龙山的阔叶林了，也都穿上了春的外衣，新的叶子与旧叶交织，黄绿、青绿、翠绿层层叠叠，宛如一幅春天的水彩。春天的黄龙山，最壮观的还是漫山遍野的杜鹃，四五月份的杜鹃花迎风怒放，花团锦簇，红如火焰般热烈，粉如云霞般清扬，在缭绕的薄雾中隐逸绚烂，点缀着山花烂漫的春天。登上黄龙山顶，极目远眺，群山如黛，云海宁静，三省风光尽收眼底；眉宇之间，清风拂面，敞开怀抱，拥抱风光，送来了春的呢喃，不时裹挟着春的羞涩。行走在黄龙山的春色里，禅意弥漫，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芬芳，耳畔是风过竹海的簌簌声、山涧清泉的潺潺声、偶尔几声清脆的鸟鸣，慢寻而去，去抚平那份喧嚣带来的疲惫与焦虑，慢慢沉淀，一切归于自然。

山有山的巍峨，水有水的悠长。得闲的时候，会到周边转转，有时候晚上散步，沿着城区南门湖边栈道走一圈，李公堤、思贤桥倒映在夜色下的湖面，微风拂成千万片碎银，粼粼地闪烁，活泼又灵动。走在城区边上的长江国家公园，看夕阳把万丈金光洒在江面上、看江轮驶过留下的朵朵浪花，也能听到江水拍岸的声音，尤其是轮船浑厚的汽笛声，夹杂在大江奔流之中，感受到了江阔云底、水天一色。真正深入到江中央，也许是另一番风景，“山苍苍，水茫茫，大孤小孤江中央”，一幅湖山遶远、水势浩大的气象，跃然眼帘。去过庐山西海，当乘着游轮徜徉在庐山西海时，有种“舟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”的既视感，呼吸着满是负离子的空气，踏着如翡翠般深蓝通透的湖水，在万顷碧波中近挽点点岛屿，享受“湖光秋月两相知，潭面无风镜未磨”的静谧。说到水，那自然少不了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庐山瀑布的豪迈，也有可静可动、澄澈碧蓝的纯粹，正因为如此，



晨雾渔歌 周文静 摄

走过山路，看见心路

■ 曹离梦

常说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”。时间，果然是最好的老师。我们在岁月中跋涉，在经历中沉淀，才渐渐读懂这句话的真正重量。教育的本质，原不是单方面的灌输，而是一场心灵的相互叩问，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亮。而这一切的体悟，都始于三年前那个风轻云淡的初夏。

那日，风从山外来，还带着溪水与青草的气息。我背着沉沉的书卷，踏上了支教的路。行李中除了衣物与书籍，还塞着许多友人的嘱托与疑问——“真的要去那么远吗？”“山里孩子能听懂你说话吗？”……我并未回答，只是将目光投向车窗外愈来愈深浓的绿意。山路如绳，曲折陡峭，仿佛要将人引入另一个时空。

越往深处，人烟越稀。土坯房三三两两散落于山坳之间，像被岁月遗忘的纸船。有些墙已斑驳，裂缝处却钻出丛丛野花，淡紫、鹅黄、粉白，不争不抢地开着，在日光与雨露中自成世界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：美，原不必富丽堂皇，它只需要一点倔强，一点生机。

学校在村子的一隅。前面的操场上树立一面国旗，在风中安静地飘扬。孩子们就站在旗杆下，怯生生地望着我。他们眼中既有好奇，也有畏惧，像一群刚刚学会探头的小兽。我没有立刻开口，只是蹲下来，朝他们笑了笑。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，约莫八九岁，辫子扎得有些松散，眼睛却亮得像蓄满了星光。她忽然也笑了，那一瞬间，仿佛山野里的花都开了。

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不再只是一个教书的先生，更是一个被期待、被注视的“大人”。

起初的日子并不顺利。语言是第一道关。他们讲方言，我说普通话，彼此总要连猜带比划才能明白。课堂上也常有尴尬的沉默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底下只有一片低下去的小脑袋。但我没有着急。课后，我开始一家一家地走访。我想认识他们，不仅仅作为学生，更是作为一个个人。

印象最深的是去小玲家的路。她就是个那个眼睛会发光的女孩。家住得最远，要翻过一个小坡，再沿着溪边走一段。她总是一个人来回，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。家里有五个孩子，她排第三。父亲腿有残疾，只能编些竹器维持家用，母亲常年在外省打工，一年回来一次。两个姐姐早已辍学，在家帮忙砍柴、喂猪、照顾弟妹。

小玲的房间没有桌子，她每天就趴在炕沿上写作业。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画，有用木炭描的山，有用野莓汁染红的太阳。有一张上面写着：“我想妈妈回来，也想走出去。”我久久站在那幅画前，心中如潮水翻涌。那一刻我明白了，教育的意义，不仅仅是教会他们认字算数，更是要让他们相信：山的外面还有海，云的上面还有天。你值得走出这里，也值得被世界看见。

从那以后，我试着在课堂中融入更多的故事与图画。讲古诗时，我带他们去山腰看真正的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；学自然时，我们一起去溪边找蝌蚪、认野花。渐渐地，他们的眼睛越来越亮，举手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敢在课后围着我问：“老师，城里真的有那么高的楼吗？”“火车跑起来有多快？”

有一个雨天，教室漏了水，滴滴答答落